

大正

大正



新刊易經詳解卷之三

宣城陵陽徐元氣 著  
弟華陽徐元太 輯

周易上經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伏羲於兌下坤上之卦名為臨者。蓋以卦體言之。二陽浸長。以逼於陰。則是陽剛正太之君子道日長。而不能自己。陰柔邪媚之小人勢日迫。而不能自容。有臨逼之象。故名為臨焉。文王係辭。以為當剛長之時。其勢固善矣。又卦德下兌悅。上坤順。而內外之交。修卦體二剛中以應五。而人已之相得。故占者值此。則諸邪可以漸除。而設施無阻抑之患。群奸可以



盡去而舉動無牽制之憂道必大行而元亨矣然君子之防  
小人也常踈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不可恃陽之亨而遂妄  
有所為也故必以禮制心以義制事雖定交以圖之而恒慎  
其動於不苟雖乘釁以決之而恒謹其幾於不露斯在我無  
非僻之可議在人無間隙之可投乃可以保其元亨焉然陰  
陽迭勝時運之常今日陽長陰消固可喜矣至於八月陰長  
陽遯則小人之勢復盛當有凶也君子容可不知所戒懼而  
預為之防乎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  
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卦所以名為臨者蓋以卦體二陽浸長以逼於陰則是經

邦濟世之賢既相連以進而駸駸乎有莫禦之機福國利民  
之士既相引以升而勃勃乎有莫遏之勢陽德方亨諸邪悻  
為之退聽也陽道大行群奸將為之擯斥也此卦之所以名  
為臨歟文王係其辭曰元亨利貞者何哉蓋臨之時固有剛  
長之勢矣又以卦德言之兌悅坤順悅則平其心而和其氣  
未嘗恃壯以控小人之群順則因其弊而致其攻未嘗輕動  
以激小人之變此卦德臨陰之善也以卦體言之九二剛中  
上應六五則得寬猛之宜而張弛緩急之有術沐信任之寵  
而同心協力之有人此卦體臨陰之善也何莫而非至正之  
道乎夫當剛長之時而有德體之善如此則不惟勢足以制  
小人之命而德又足以服小人之心中故其辭不徒曰元亨而



易經言解  
又必利於正者豈過計哉亦天道之自然耳蓋天之道一正而已矣不正則行戾乎天也故臨之勢雖盛而一正之貫乎內外不恃勢以妄為者正所以欽承乎天命而不違一正之通乎人已不逞勢以輕動者正所以奉若乎天心而不恃否則剛長雖有可亨之理而行戾乎天則天必不祐之矣此其所以既元亨而必戒之以利貞也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者蓋陰陽消長時運之常在臨之時陽固浸長而可喜矣然能長於方臨之初而不能不消於既臨之後以其時計之蓋在教月之間而不久也君子可不預為之備而徒諉諸天運之自然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地本高乎澤澤本深於地澤上有地是地臨於澤上臨下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可無臨民之道乎彼民非教無以復其性君子固嘗作之師以教天下矣苟教思之有窮是亦教之未至也必也溥錫類之懷而作新於有永篤綏猷之念而涵育於有常漸之以仁未已也而必欲摩之以義焉陶之以禮未已也而必欲和之以樂焉即其貞教之心信如澤之潤乎萬物而浸灌之恩無止息者矣民非養無以遂其生君子固嘗作之君以養天下矣苟容保之有疆是亦養之未周也必也廣樂利之休而博施不匱擴綏懷之德而弘濟無私澤及一人弗為也而務囿天下於同仁焉恩及一方弗為也而務合四海於並育焉即其兼養之量信如地之載乎萬物而奠麗



之內無遺棄者矣。夫曰教思無窮，見君子悠久之玉道焉。而天下日沐其教，曰容保無疆，見君子允塞之玉道焉。而天下咸被其養教，養兼舉而君子臨下之道不盡於是哉。

初九咸臨貞吉

初九當陽剛方長之時，乘四陰將消之勢，以正攻邪，而其幾方盛。凡小人之竊據乎高位者，徧為其所臨，以善攻惡，而其勢方張。凡小人之並執乎朝綱者，悉為其所逼，有咸臨之象。且剛而得正，故占者值此必其所臨陰者為上，為德果決一出於忠愛之心，而不為身家之計，為下為民斷制，一發於子惠之志，而不為利祿之謀，得正如此，則小人不能施其奸而邪道滅息，君子得以遂其願，而正道昭明，不亦吉乎。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所謂咸臨貞吉者，蓋其志以為內邪擅權朝廷，不正久矣，而欲屏去其黨以行正道於朝廷之上，外邪用事邦國，不正久矣，而欲悉除其類以行正道於邦國之間。夫惟志之所存在於行正，而不苟此小人不能肆其害，而君子得咸臨之吉也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剛浸而長，徧臨四陰，則是忿群邪為朝廷之害，而率善類以默奪其權，使之不能以自立，思群奸為黎獻之憂，而偕正人以擯斥其黨，使之不容以自存，亦有咸臨之象。然有剛中之德，則舉動合宜，而所以臨之者，得其道，有上進之勢，則



威力方盛而所以臨之者易為動故占者值此則在我之鋒不可當而朝廷之害以去在彼之惡不能肆而黎獻之憂以舒固得吉也且小人退聽則忠愛之抱負可以悉展而上焉有有功於朝廷經濟之謀猷可以悉顯而下焉有益於黎獻何不利之有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咸臨而得吉无不利者豈徒以其剛中之德有臨陰之善而已乎又豈徒以其上進之勢有臨陰之權而已乎蓋高爵者天之所以顯君子也而小人據之則悖乎天命彰善之典厚祿者天之所以養君子也而小人享之則逆乎天命福善之公此二能奉上天討罪之意以臨之而即吉无不利也

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而陰柔不中正是不能脩身以相接而惟飭為可悅之辭以求結乎剛正之士不能純心以相與而惟詐為可親之論以求媚乎剛中之賢有甘臨之象也夫惟德可以感人惟誠可以動物占者如其甘臨焉則無實之辭非惟不足以聯君子之志而適有以取其厭不情之論非惟不足以來君子之與而適有以重其憎何利之有然制行在我苟終迷而不復焉斯咎日深矣誠使知其臨之无益而憂惕以改之懼其臨人之事流於偽也乃變吾之不正而為剛正懼其臨人之言涉於欺也乃變吾之不中而為剛中



不復為其臨焉則改行從善舍舊而新不失居上臨下之道而得无咎矣豈終於无攸利而已乎  
象曰其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居上臨下而乃務為其悅以臨人者由其居位之不中則心之所存未免雜於偽妄之私居位之不正則身之所履未免溺於詭詐之習此其所以不能以至誠待人而為其臨也既曰其臨咎固不能免矣然能憂而改之則變其不中以歸於中而向之示人以詐者於是乎日消變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向之示人以偽者於是乎悉去雖有其臨之咎自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處得其位乃柔正之大臣也而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同德相與而實心之交契形迹為之兩忘同道相成而誠意之交孚讒邪為之莫入相臨之切至者也如是則得為相用人之體而障蔽之失可免得為國薦賢之道而媚嫉之私不存何咎之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能與初九相臨之至而得无咎者由其柔而得正有休休樂善之誠无訑訑自足之意故能與剛正之初九相臨切至而无睽離之咎也否則以剛愎之心介於其中雖見賢而未必能親親之而未必能篤矣其能交孚之若此也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以柔中之德而下應九二之賢則是知四海之廣非一人之所能兼察也而用天下之聰明以為聰明天下無道情矣知萬幾之煩非一人之所能獨周也而用天下之思慮以為思慮天下無遺理矣乃以知臨下之事也夫以知臨下則臣處其勞而已享其逸真以靜制動之方臣職其目而已攬其綱信執簡御煩之術非大君之所宜乎如是吾知用者得人百揆時叙無為而成也庶績咸熙不勞而治也何吉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人君以一人臨天下有生者取足于吾之容保有性者取足于吾之教思如必自為而徧及之日亦不足矣六五所謂大君之宜誠有執簡御煩之道也而果何謂哉蓋君道以用賢

為中彼柔暗者不知用人而失之不及剛愎者不肯用人而失之太過皆非大君所宜行也惟六五虛中下賢是能大翕受之公而不偏任乎一己之見擴虛懷之度而不專主于自用之私既不失之太過也不失之不及也大君之宜非行中之謂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是以其臨人也不徒相親以貌而其聯之以無間之志者為能彌遠而彌切不徒相與以迹而其孚之以勿貳之心者為能愈久而愈誠或以臨乎剛正之士而締交之情無須吏之少懈未嘗始焉精神之默契而終或有所變也或以臨乎剛中之賢而尊禮之念無頃刻之少



衰未嘗始焉。意氣之潛通而終，或有所移也。占者如是，則脩身必同道，以相益事國，必協力以相成，而德業可見。何吉如之？且內焉不至於失已，外焉不至於失人，而情義無虧，何咎之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所以得敦臨之吉者，蓋剛正之初，剛中之二，皆光明正大之君子，始進於內者也。而上六之志在焉，念茲在茲，而樂善之心常存，釋茲在茲，而親賢之意罔替。此所以交孚之情愈又愈篤，而得相成之吉也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伏羲於坤下，巽上之卦，名為觀者，蓋以卦體九五居上，四陰

仰之，有為觀之位也。卦德內順外巽，有為觀之德也。德位兼隆，而卦之九五又以中正示天下，是所以為觀之道也。故名為觀焉。文王係辭，以為人君為天下之主，而欲為觀於天下，驅之以法不可也，感之以迹不可也，殆必洗心極於退藏，而精一以執厥中，初不大之以聲色之末，齋戒神於宥密，而無為以孚至正，初不見之以作為之煩，夫然則不顯之德，有以為百辟之刑，而中之立於我者，天下自仰乎建中之化矣。成王之孚，足以為下土之式，而正之在於我者，天下自仰乎表正之猷矣。不猶祭者致潔於盥，而不輕於薦，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者乎？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卦所以名為觀者。夫何為哉。蓋人君憂天下之過中失正也。而為之觀。以一其趨。則中正者。固觀道之準。但行之不可以無權。而位有弗尊者。民將視焉。而莫之守。出之不可以無本。而德有未善者。民將悖焉。而莫之尊。欲其為觀於天下也。難矣。今以卦體觀之。九五居尊。有大觀在上之義焉。則是元后之既陟。而中天地以為綱常之主。曆數之既膺。而撫內外以為華夷之宗。所履者人君。觀天下之大位也。以卦德觀之內。坤外巽。有順而巽之義焉。則是蘊之為心法之純者。一和順而不乖彰之為身法之粹者。一卑巽而不亢所具者。人君

觀天下之大德也。德位兼隆如此。則觀道從此可施矣。而况卦之九五。又有中正示人之義。吾見德以居位。而所以示斯民。觀感之源者。不事夫政令之粗也。精一以執厥中。而表儀即於是乎。陳焉位以彰德。而所以示斯民。觀法之範者。不假夫聲色之末也。無為以守至正。而物軌即於此乎。樹焉此為觀之大道也。故卦名為觀。文王係其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蓋上為下之表率。下以上為依歸。今人君能執大中之道。以示人。而卓乎為四方之景仰。守至正之道。以示人。而允乎為萬國之儀刑。如祭者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焉。則建中之下。不中者莫不化。而為中表正之餘。不正者莫不化。而為正。不有以達大觀之用乎。要之上之為觀者。無心之感。一



神道之敷于上也。下之觀化者無心之應。一神道之通於下也。推而極之。天道聖人皆有不能外此。以為觀者矣。蓋天以觀物為責。而其神恒寓於時。故其為道也。於穆不已。而運大中至正之理於無聲無臭之內。天之道何其神也。而四時之囿於神道者。自協乎順布之度行之也。中而不至於愆期也。立之也。正而不至于失序也。是不忒者。四時而所以不忒者。一天之神道主之矣。天之觀乎萬物者。孰非本於中正耶。聖人以觀民為職。而其神恒驗於治。故其設教也。篤恭不顯。而運大中至正之理于無思無為之際。聖人之道何其神也。而天下之被其神道者。自臻乎於變之俗。易惡以至中而順帝之則也。矯偏以歸正。而遵王之義也。是服者天下而所以服

者。一聖人之神道致之矣。聖人之觀乎萬民者。孰非本於中正耶。夫天人之觀一也。天道惟其神而四時自行。聖道惟其神而天下自服。如此使觀天下者。而亦神以弘化焉。則上焉為希聖。法天之君。而下焉有遵時服教之民矣。聖人係彖之旨其深矣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徧萬物。無遠不至。觀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為天下之大。孰非吾一人之所當理。而欲齊之。以中止之。觀焉。容可無道以處之乎。故當五載之期。為省方之舉。命太師陳詩。以觀乎民風。命市肆納價。以觀乎民俗。于以察其孰為中。而孰為過。中範圍之法。可施矣。孰為正。而孰為失。正裁成之術。



可加矣。由是渙號以定民心。申令以一民聽。因時而為之品。節隨地而為之變。通奢儉失中者。則教之儉。以節其奢。教之禮。以節其儉。而使天下之人。自易其惡。以至於中。剛柔失正者。則教之柔。以濟其剛。教之剛。以濟其柔。而使天下之人。自矯其偏。以歸於正。是即建中於民。以中天下之不中。表正於民。以正天下之不正者也。而非先王之所以為觀者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六當大觀在上之時。而以陰柔在下。是以昏暗之資。處踈遠之地。所見者凡庸。而不能上覩國家之盛典。所知者淺陋。而不能與聞朝廷之大經。殆若無知識之童。所觀不能及遠矣。此乃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占者得此。若無位之小人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則安處於下。不得親近大君。而進觀國光。乃其常分。未足過尤而无咎也。若果有位之君子。則宜顯其德。以觀建中之制。作而顧德不足。以承天王之寵。展其才以觀表正之謨。猷而顧才不足以應聖主之求。寧不有負於明時乎。是誠可吝也。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初六謂之童觀。乃無位之小人。安處於下。而分不得以親建中之君。故見狃于凡庸。何以縱觀乎國家之盛典。守已于野。而勢不得以近表正之主。故知阻於淺陋。何以與觀乎朝廷之大經。是小人之道也。豈君子之所宜哉。

六二闕觀利女貞

六二當大觀在上之時。以陰柔居內。而觀乎外。則志氣卑弱。



不能承弼乎建中之君以親炙其盛也而乃隱居於草莽以  
 求觀大中之制作不能替襄乎表正之君以親炙其休也而  
 乃晦處於側陋以求知乎至正之謨猷然不出戶庭而欲觀  
 上國之光不可得矣為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占者得此吾  
 知居閨內而公事無所預者婦道之所當守也而今則不乖  
 其幽閑之德處閨門而外言不得入者婦道之所當遵也而  
 今則不失其職分之常固利於女子之正矣若丈夫則有事  
 於四方者而闕觀豈其所宜哉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謂之闕觀女貞則必女子得之而後可嘉也若丈夫則  
 識趣高大而朝廷之安危無所不知聞見廣博而生民之休

戚無所不事有志于天下四方者也而顧安於卑陋若此不  
 亦可醜矣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當大觀在上之時居下之上是處賓師之位而無官守  
 無言責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故不觀九五人君之張弛  
 用舍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如大中之道素具於  
 我而行無不乎此可進之機也于是翻然而往出其所具者  
 以上輔乎建中之君焉苟猶有偏倚之雜而未可推之以救  
 世則又退而求志凡所以涵養此中以為適用之基者不容  
 已也如至正之道素備於我而行無不得此可進之機也于  
 是奮然而起出其所備者以上弼乎表正之主焉苟猶有友



易經言解 卷之二  
側之累而未可推之以安民則又退而脩己凡所以持守此  
正以為達用之本者不容已也不為觀我生進退之象乎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觀我生以為進退則是進不苟進可以出而出乃所以  
用其入也而非失之貪位退不苟退可以入而入乃所以養  
其出也而非失之離群何至於虧其進退之常道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於五則是剛中以植大觀之體五固顯然為天下  
之所望也四則都俞吁咈以贊襄乎謨烈之神而凡大中之  
制作所以光於四方者皆所以觀其深非若隱居於側陋者  
之徒想其盛而已剛正以達大觀之極上固顯然為天下之

所仰也四則左右承弼以輔理乎經緯之績而凡至正之謀  
猷所以光於四表者皆得以獨觀其美非若宣力於屏藩者  
之徒聞其風而已其象如此乃王者明揚以賓士之時也占  
者值之或未仕而隱居於下則鄉舉里選乃王者賓興賢能  
之法而宜委質以應之庶乎不特秉鈞於上者有以沐明王  
之恩而側陋之微亦得以親炙其光輝矣或已仕而宣力於  
外則朝宗覲遇乃王者賓禮邦國之典而宜述職以副之庶  
乎不特折衝於內者有以荷明王之任而屏藩之遠亦得以  
對揚其光命矣否則寧不有負於明時乎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所謂觀國之光者豈有見於時之不可失而昧守己之



貞哉亦曰尚乎王者賓士之典耳蓋以賓禮親邦國而隆敬於往來之交者明王之所以優已仕也故謹夫侯度以膺其賓禮之重以賓興待賢能而將敬於幣帛之先者明王之所以優未仕也故決於內比以赴其實興之誠苟上有賓士之君而我顧守不賓之節不幾於負千載之昌期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為四陰所仰是以君子之道而君天下者也故為人君者必思吾之身天下所仰望之身也苟道有歉于君子其何以觀天下耶於是觀已所行果能陽剛得中而所以建中於民者不失于偏倚之累陽剛得正而所以表正於下者不流於反側之私如九五之君子焉則元

良克建可以為萬民之表率皇極懋昭足以為百辟之儀刑自其得君子之中也而天下化中者胥此焉初何忝于宅中之畲自其得君子之正也而萬邦以貞者胥此焉抑何愧于居正之體謂之无咎信乎履帝位而不疚也已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人君以一身而臨御乎天下固當觀我生之所行以自驗矣然觀道本諸身而徵諸庶民是民德之所在亦君德有以成之也徒知自考而不稽諸民亦何以審其得失之實耶故觀已所行者不但求之一身已也又觀諸民而會極歸極莫不化於中焉我之中固可驗矣其或下而偏黨必上之有未中也而容可以不自省乎觀諸民而遵道導路莫不化於正焉



我之正固可驗矣其或下而反側必上之有未正也而容可  
以不自惕乎不徒觀所行之得失於已而又觀所行之得失  
於民此固善於觀我生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而居尊位之上是處賓師之位者也故雖  
不當大觀之任而道德亦為下所觀有君子之象焉居此位  
得此占者當觀其一身之所行果能以道自任而行止可觀  
毅然不為利祿所惑以德自持而進退可度卓然不為富貴  
所挫亦如上九陽剛之君子則可以為國人之矜式而不失  
其仰望之心可以為邦家之儀刑而不負其效法之念何咎  
之有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所謂觀其生者蓋上九雖未得居位而亦為下所觀則  
是國人之矜式者在我惕惕焉惟恐作事之無法以失其仰  
望之心邦家之所儀刑者在我兢兢焉惟恐進退之無度以  
孤其效法之念惟其志有未平此所以必觀一身之得失以  
卜咎之有無也

噬嗑亨利用獄

伏羲於震下離上之卦名為噬嗑者蓋為卦上下兩陽中虛  
頤口之象也九四一陽間於其中猶頤中有物必齧之而後  
合故名為噬嗑焉文王係辭以為天下之治所以不得其亨  
者由強梗之人有以間之也苟能去之則萬國一心四海一



統德教之施推之而皆準法制之立達之而皆通不有亨乎  
 然天下之間莫甚於獄此卦之德下動上明此卦之象下雷  
 上電是剛足以有斷明足以有照也卦體剛柔中半卦變柔  
 得中而上行是剛不至過暴柔不至過縱也占者若用此威  
 明得中之德以治獄則聽之不偏而有孚者不至於見窒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斷之合理而惡極者不得以倖全無辜者  
 不至於罔罪有以去天下之間而使之和合矣何不利之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此卦所以名為噬嗑者何也蓋以卦體兩陽而中虛有兩頤  
 虛中之象焉而九四乃以一陽間之為頤中有物則是當海

宇和平之日而強藩之負固者尚竊據於其間有以梗吾一  
 統之治當朝廷寧謐之時而強臣之跋扈者猶橫行於其內  
 有以阻吾百辟之情負固則難傾而必陳師鞠旅彰天討以  
 伐之然後遠近向風而四海無有乎不庭焉跋扈則難驅而  
 必畢力瘝謀協人心以除之然後大小順德而萬方無有乎  
 不軌焉是即頤中有物必齧之而後合也故名之為噬嗑然  
 其辭曰亨者蓋齧之而合是強藩之負固者既伐則莫得以  
 擾吾海宇之和平而德教之施於下者殆將推之而無不準  
 強臣之跋扈者既除則莫得以間吾朝廷之寧謐而德教之  
 敷於上者殆將動之而無不化是合則必亨也而又曰利用  
 獄者何耶蓋治獄之道非明則無以察非威則無以斷非中



易言角  
則其察也。或失之刻而其斷也。或悖乎理。此則剛柔之貴於  
適中而威明之貴於相濟也。今觀此卦之體。三陰三陽。剛柔  
均分。則是剛不偏於慘酷。而恒存欽恤之仁。柔不流於姑息  
而弗忘裁制之義。卦體之美。為何如此。此卦之德。下震上離。明  
動兼備。則是動足以懾其志。而剖決不病於因循。明足以照  
其奸。而是非不至於疑似。卦德之美。為何如然。威明之道。非  
特卦德為然也。在卦之象。亦有之。蓋震象為雷。離象為電。乃  
雷電相合。而章則是哲以求情。而又運之以神武之資。嚴以  
立法。而又本之以旁燭之智。蓋合象與德。而皆有威明之善  
矣。得中之道。非特卦體為然也。在卦之變。亦有之。蓋柔自六  
四上。至於五。為柔得中。而上行。則是有惻怛之仁。而非隱忍

以恣天下之亂。有哀矜之意。而非委靡。以長天下之奸。蓋合  
變與體。而皆有得中之善矣。卦具有折獄之道。如此。是以六  
五以陰居陽。雖不當位。似乎未利於用獄者。然既威明而得  
其中。故以之治獄。則不徒能察。而其察也。又不失之刻。不徒  
能斷。而其斷也。又不悖乎理。其用獄。不亦利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相須。合而無間。噬嗑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為人君所恃。  
以肅天下之民者。法也。而所恃以振天下之法者。罰也。自罰  
有未明。則法無由勅。而治因以敝矣。於是取電之照。而明以  
察其情。取雷之威。而健以致其決。因輕重以制刑。緣大小以  
定罰。罪薄適小而滅趾之罰。所由明焉。惡極罪大而滅耳之



罰所由明焉。罰既明矣，由是懸之象，魏以示畫一之觀，使天下知所守也。布之訓誥，以彰不刊之典，使天下知所遵也。明罰以一之者，正以勅法於可久耳。以此防民，尚何間之有不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在噬嗑之初居一卦之下，則是民之履世未久而其罪尚薄，非至于積焉而不可解，歷事未深而其過尚小，非至于極焉而不可宥，故其受刑但止于小傷而已。有履校滅趾之象，占者值之，吾知罪未盈而遽懲之于方萌，則心有所懼而不敢肆，過未大而遽儆之于方著，則志有所惕而不敢成。既往之愆，由是以徂，維新之善，由是以興，何咎之有。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初六所謂履校滅趾者，豈作威以害人哉？蓋人之所以敢行其惡者，無以禁之于初也。今乘其罪之未盈而懲之，則彼心知罰之明於上者，不可玩而惕惕然不敢自恣，其強因其過之未大而儆之，則彼必知法之勅於上者，不可逃而恐恐然不敢自縱，其欲履趾之既滅而不能行也。初之所以得无咎者，不亦宜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當用刑之任而有中正之德，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得治獄之道者也。故以此治獄，則寬嚴不偏，有以辨其曲直而人即服吾之智，情法兼盡，有以決其是非而人即服吾之公。



何難之有。但以二之柔乘初之剛。則威斷之在我者。有不足之患。而強暴之在人者。又難制之徒。故雖治之甚易。而亦不免於詞說之費心力之勞。有噬膚滅鼻之象焉。然在彼既有當治之罪。而在我又善治之方。吾知其奸雖未易折也。而聽之不偏。終有以消其狡偽之謀。其頑雖未易屈也。而斷之合理。終有以抑其剛狠之氣。何咎之有。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以中正治人。固宜治如噬膚之易矣。而猶不免傷滅其鼻者。豈治獄之道有不足哉。以其乘初九之剛。則是所御者狡偽之輩。聽雖不偏也。而敢逞其奸。以眩吾之明。所制者強暴之徒。斷雖合理也。而敢肆其頑。以逃吾之罰。此所以不免勞

心以治之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當用刑之任。而陰柔則無剛果之才。不中正則失聽斷之德。是不得治獄之道者也。故其治獄也已既。不中而何以中人之不中。已既不正。而何以正人之不正。將欲服其心。而彼之奸益肆。將欲屈其志。而彼之暴益橫。其象猶噬腊肉而遇毒。惡之味也。占者如是。則治人而人不服。固不免於小吝矣。然時當噬嗑。是彼既罹吾之刑。而吾用刑以理之者。非所以為過。彼既犯吾之法。而吾用法以繩之者。非所以為妄。揆之於義。尚何咎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治人而人不服有如噬臍遇毒者豈其人之難治哉由其  
其所處之位陰柔不中則聽於未斷之先者有所偏主而不  
能御之以公陰柔不正則斷於既聽之後者有所乖謬而不  
能決之以理此人之所以治而不服也焉有以中正治人而  
猶不服者耶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當用刑之時以剛居柔剛則有明斷之才柔則有欵恤  
之意剛柔相濟得用刑之道者也故以此治獄則張而能弛  
不特易御者服吾之不刻也雖強健儉詐之徒亦可以得其  
情而樂於我乎赴愬威而有恩不特易制者服吾之不偏也  
雖頑嚚忿戾之俗亦有以畏其志而樂于我乎質成有噬乾

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民之司命死生係焉者不可以易而  
處之也又必利於艱難其思慮惟恐罰及於無辜而不敢輕  
正固其施為務使法當於有罪而不可苟則罰不濫而天下  
無冤民法不苟而天下無疑獄何吉如之

象曰利艱貞吉柔光也

君子不以聽訟為貴而以使民無訟為難也今九四之治獄  
而曰利艱貞吉焉固得聽訟之宜矣然因其曲直而辨之者  
未若德化之素孚而使民無曲直之可辨因其是非而理之  
者未若德教之素洽而使民無是非之可理其道安得為光  
顯乎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柔中則欽恤之德既足以綏天下而使之懷居尊則天討之權又足以臨天下而使之畏故其治獄也不必勞吾之聽而是非為之即判智者自不敢以欺愚不必煩吾之斷而曲直為之即分強者自不敢以凌弱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獄者民之司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占者處此不可以易而忽之也故必守之以正不溺近習之言不逞喜怒之欲權衡精審而刑不妄加毋曰操縱在我而可以徇私為馬持之以厲勿以三覆為迂勿以五奏為瀆志慮憂疑而刑不輕用毋曰生殺在我而可以恣意為馬如是則罰無不明寓刑罰中之教化而不至於濫法無不勅存法度外之仁恩而不至於淫於人君治獄之道為無

過矣何咎之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貞厲而得无咎者蓋治獄之道不貞則牽好惡之私不厲則誤出入之典此用刑之所以不當咎之不終无也今惟治獄而能貞則法不偏而必加於有罪能厲則志不肆而罔及於無辜用刑得當而人自服之此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過極之陽在卦之上則是強梁梗化之小人惡極而不可掩非重刑何以懲其逆罪大而不可解非重罰何以除其克其視初之罪薄過小而受刑之輕者蓋不侔矣占者如是吾知惡焉已極則去惡之無自而為天討所必加罪焉已大



則免罪之無由而為國法所不宥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六至於何校滅耳者豈其一時之誤犯哉蓋先王明罰勅法以防天下惟明者為能審之於早而不敢犯也上六則罰之示於上者非不明而賢焉莫知忽先王之罰而自恣法之垂於上者非不勅而冥然罔覺玩先王之法而自逞惟其聰德之不明是以惡積而罪大如此也使能審聽而早圖之亦何有此凶哉

賁亨亦利有攸往

伏羲於離下艮上之卦名為賁者蓋以卦變言之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

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剛柔交錯其文著矣以卦德言之內離而其德為明外艮而其德為止文明以止其文彰矣故名為賁焉文王係辭以為柔來文剛則剛強有力者為之主而柔順之人皆來輔之且離明於內而其心能達於事理占者如是則處常處變推之皆準而莫不秩然其有紀作內作外行之皆裕而莫不燦然其有章不亦亨乎剛上文柔是柔弱無能者為之主而剛健之人僅上助之且艮止於外而其行不達乎時宜占者如是則謀必有所局而以之輝煌乎治道未免致遠之泥功必有所限而以之黼黻乎皇猷未免苗大之難但小利有攸往焉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卦所以名為貴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蓋剛用夫柔，柔聽於剛，理也。分也。此卦之變，柔來文剛，陽得陰助，則是剛強有為之人，而又得柔順者來為之輔，夫為主者，既有雄才而為輔者，又皆協力，故處常處變，行皆可觀也。作內作外，動皆可成也。而事無不亨焉。又分剛上而文柔，陽為陰助，則是柔弱無為之人，而幸得剛健者上為之助，夫為助者，雖力有餘而為主者，則才不足，故處常可矣，處變未能也。作內可矣，作外未能也。而小利有攸往焉。夫柔不一于柔也，而來以錯乎剛，剛不一于剛也，而上以錯乎柔，剛柔交錯，自然之象，是即日

月之運，星辰之列，代明於晝夜，而有炳然之光輝，昭回于雲漢，而有燦然之經緯，非天之文乎？又以卦德言之，離之德為文明，而所以相賁者，有威儀之著，艮之德為止，而所以相賁者，有分守之宜，文明以止，當然之理，是即五典之叙五禮之秩，有恩以相親，而又維之以等，則之辨，有情以相接，而又嚴之以節制之防，非人之文乎？夫賁一也，上而天文，于此乎具焉，下而人文，于此乎昭焉，用是以觀而賁道之大，不亦從可見耶？吾知剛柔相交，此天文之具于易也，而所以察時變者在是焉。觀乎剛交於柔，則夫時變之寒往暑來，而為春為夏者，于是乎可察矣。觀乎柔交于剛，則夫時變之暑往寒來，而為秋為冬者，于是乎可察矣。是何也？四時由天文而分也，天



文在易則所以察時變者即易之理而窮之耳文明以止此  
人文之具于易也而所以化成天下者在是焉觀乎文明之  
德則夫使天下之燦然相與以恩而不至于乖睽者其化于  
是乎成矣觀乎以止之德則夫使天下之秩然相守以分而  
不至于瀆亂者其化于是乎成矣是何也天下由人文而治  
也人文在易則所以化成天下者即易之理而措之耳夫上  
稽天時下修人紀皆不外於易之賁如此賁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山下有火明  
不及遠故於庶政之小者如錢穀之出納有數賦役之多寡  
有籍雖明不及遠者猶可知之也則為之考其盈虛而不至

於出納之無經審其勞逸而不至於多寡之莫辨蓋明乎其  
政之小者而已若夫五刑五罰之用死不復生斷不復續非  
視遠惟明者不能折也故寧詳緩不行而無敢肆意以戕斯  
民之命遲留不決而毋敢任情以枉斯民之真焉是則政之  
明者明乎其所以明猶賁之離明於內也折獄之不敢者止  
乎其所以當止猶賁之艮止於外也君子體易之功不其至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力而物欲不能移明則有定見而  
利祿不能惑是賢人君子抱道全德安分守己禮義以自閑  
飭一身之英華而已不求達而輝煌乎治道也名節以自勵  
全一身之稟美而已不欲出而黼黻乎皇猷也故車以代勞



易經言角 二十四 楊舟刊  
人之所欲乘者也。然車所以錫有爵而乃以無爵者乘之是悖乎禮義矣。吾惟以禮義為尊而車之足以安身者不足慕也。車所以明有位而乃以無位者乘之是損乎名節矣。吾惟以名節為重而車之足以榮身者不足羨也。其象誠為賁其趾舍車而徒者焉。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初九乃舍車而徒者豈樂貧賤而惡富貴哉。蓋言初之在下徒行其義也。而乘車非義也。今則以剛為德而守義也。正以明為體而見義也。真故知車為義之所不當乘。乃不以得車為榮而以得義為榮。不以失車為辱而以失義為辱。寧安於徒行之勞而舍其車焉。

六二賁其頄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不得其所。賁者也。然二陰柔而三陽剛。則力相資而情必相得。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德相同而心必相孚。二無應而三亦無應。則黨相孤而勢必相倚。故二不能自動必附三。而動有所謀。畫也。則資其智以為準。則有所建立也。則仗其才以為依歸。猶頄之美必附頤而動也。有賁其頄之象焉。

象曰賁其頄與上興也

六二所謂賁其頄者。蓋二陰柔不能自興。必上附九三之陽剛。則資其才以輔吾之所不足。而後可同升以經緯乎治化。仗其力以匡吾之所不逮。而後可並進以輔黻乎皇猷。誠猶



易經言解 卷之四 三十三 呂應吉

九三賁如濡如未貞吉

九三陽剛之君子也其才德出於衆人之中而六二六四皆來助已則奔走服後者多協力從事者衆有所舉動彼皆欽君之不暇而已得從容以自適有所謀為彼皆順承之不遑而已得逸豫以自安乃得其所賁而潤澤者也然陰能賁於陽而亦能弱乎陽也故必長守剛正之德貞以律已敬以持之而始終不易貞以處人莊以蒞之而隱顯不殊則在我有不可測之威在彼有不敢犯之志畏我而莫之侮愛我而莫之傷終得其輔助而潤澤乎我也不亦吉乎  
象曰未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人之所以不免於見陵者由已之不正致之也三能永守其正焉則嚴於治已莫不覩位望而消佚志謹於處人莫不瞻容儀而起敬心始之奔走服役而潤澤乎我者蓋要之於終而亦莫敢有侮慢者矣其得吉也不亦宜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應是以陰柔之大臣而下交乎陽剛之賢士本相賁者也但為九三所隔故相去之遠而不得相與以黼黻乎皇猷相睽之甚而不得相合以圭璋乎治化其賁如物之白而無色不成其賁也然迹雖為三所隔不得相通而六四往來正應之心愈切於中不以地之相去而少變其汲引之志常存於內不以勢之相睽而少變其締好之情有如白馬翰如



之疾焉夫九三剛正其所以間隔乎四者豈迫之以勢而為我之寇害哉乃欲以彼之剛正從吾之柔正聯之以交孚之誠而於以輔其所不足敦之以交修之誼而於以濟其所不能耳其如四之所守堅貞不移何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與初九本相賁者也而乃為三所隔至於賁如皤如者以其所居之位與初相遠而近於三則迹若有可親之便而適有以動其相親之情勢若有可比之機而適有以啟其相比之志宜其无之不終无矣然三既剛正而匪寇婚媾若四守正而不與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終得交孚以黼黻乎皇猷而莫能為我之害協力以圭璋乎治化而莫能為我之仇

尚何尤之有乎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為賁之主而有柔中之德故能敦本而畧乎末節尚實而去乎虛文崇儉約之風而不肯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勵朴素之習而不肯以難繼之用費易匱之財其象猶人之不賁於市朝而以丘園為賁也然陰性吝嗇凡其施之用者未免至于太儉而斟酌之失宜奉已固約矣而事神未見其豐也錫下固簡矣而禮賢未見其盛也故其所賁者有束帛戔戔之象然天下之道中而已矣君子之用財適中而已矣當賁之時而儉約如此則質勝而野將流於苦節之嫌而無文不行難免于固陋之弊是為可吝矣然財不傷而民自裕



用不竭而國自充清淨寧一之風由此而可行澹泊無為之化由此而可洽不其終吉矣乎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為賁之主乃過於儉約而得吉者蓋人君之至可憂者惟其過侈也夫苟以儉約為尚則既無縱欲敗度之失又無傷財害民之非樽節於終身者雖甚微而坐致乎一世之富庶者則甚大窒塞於一時者雖甚小而培植乎百年之根本者則甚安不其有喜矣乎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當賁之時處賁之極浮華極矣故厭浮偽之失真而惟淳厚之是尚惡華藻之失實而惟朴素之是崇白賁之象也

占者如是則無逐末忘本之失而有以挽天下之頽風無以文滅質之過而有以振天下之靡俗何咎之有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上之素志也今既白賁而得无咎則是世方以浮偽相逐而獨能本真之是尚內省不疚殆將泮渙於忠信誠慤之美矣衆方以華美相高而獨能質實之是崇反觀無惡殆將優游於淳朴敦厚之風矣其志不亦得乎

剝不利有攸往

伏羲於坤下艮上之卦名為剝者蓋此卦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故名為剝焉文王係辭以為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卦體陰盛陽衰小人壯



而君子病固非可以有為之時又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當儉德避難以觀氣化之汚隆而不可輕進以犯小人之鋒明哲保身以需人事之往復而不可冒進以罹小人之禍豈利有所往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卦所以名為剝者蓋剝即剝落之義也以卦體觀之五陰上進而欲變乎一陽則是綱常之未至於潰亂者以其有一君子以為朝廷之望也而群小之並起乃欲奪其權以行己之志基業之未至於傾危者以其有一君子以為邦國之賴也而群奸之並興乃欲代其位以肆己之謀是陰長而陽於

是乎剝落矣故名為剝文王係其辭曰不利有攸往者何取哉以卦體五陰在下而方生是小人之類後先進用而黨與日盛中外交結而威權日張而不利君子貞之時也固不可有攸往矣且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時而止之義則是君子之順時以止而无所往者是能觀易象之順以為吾身之順而不敢逆時以犯小人之鋒觀易象之止以為吾身之止而不敢冥行以罹小人之禍蓋善於體易者也然君子之所以觀象而順止者正以說天莫辨乎易而天之所以在人實不能違之耳故君子之行而兼善乎世也必尚乎時之陰消而虛陽息而盈則行是行非妄行天運方通時有可為不得不行也止而獨善乎身也必尚乎時之陽消而虛陰息而盈則止是



止非妄止天運方否時不可為不得止也君子所尚非天道運行之自然乎今剝之時陽消陰息陽虛陰盈正小人道長君子可止之時也容可不順時以止之而妄有所往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有傾頽地剝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山之附於地猶上之附於下也地不厚固不足以附山而下不厚亦何以安上耶於是擴之以容保之量敷之以奠麗之恩知民心之莫不欲富也而薄稅歛以厚民生知民心之莫不欲壽也而省刑罰以厚民命于以使人情之我戴而鞏皇圖於靈長于以使國執力之我寧而固宗社於悠久斯則所居之宅亦如山之永附於地而厚重不遷矣尚何剝之足

憂乎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從微至著初六當衆小人剝一君子之時而以陰柔在下則是奸佞之方興其心固欲傾乎君子之權也而猶未大肆其擠陷之亮讒邪之方起其心固欲代乎君子之位也而猶未顯露其中傷之計如剝牀之始及於足若尚可以無虞也君子占而得此然其勢不可禦必至於害天地之紀而何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其機不可遏必至於害國家之楨而何以保其身於廊廟之間滅正之凶蓋難免矣君子惡可不思患而預防乎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初六所謂剥牀以足者蓋以一陰始生於下而將剥上九之陽剛是奸佞之害正者方為朝廷之所用而中傷之術誰能遏之而不興讒邪之嫉善者方為國家之所任而擠陷之謀誰能阻之而不發此君子之所以凶也

六二剥牀以辨茂貞凶

六二之陰自下而上以剥陽是小人位已居於朝廷之上而妨賢之術殆暴著而不可掩分已列於廊廟之間而傷害之謀殆發洩而不可遏猶剥牀而及其幹也君子占而得此吾知正道雖未滅也然其勢之盛也至於滅君子之正道而忠愛之志終為小人所沮而不得行孤介之身終為小人之所害而不可保必有凶也明哲君子可無遠避之道乎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剥牀而至於辨固云上進而危矣然其勢尚微而讒邪之徒猶未相助以逞其鋒其力尚弱而柔媚之黨尚未相結以肆其毒君子猶得預為之計以避其禍也否則接引日衆而灾禍切身雖避之亦何及哉

六三剥之无咎

六三當衆陰剥陽之時而已獨與上九為應是病其私黨之所為有以乖天下之紀也而慨然以向善為心惡其邪類之所行有以傷天地之和也而毅然以從正為事能剥去其黨類以比乎君子者也占者如是吾知君子乃綱常之所以立而能去其黨以向善焉則善人由之以獲全而不至於紊天



身終言解  
下之綱常君子乃名節之所賴以振而能去其類以從正焉  
則正人由之以見保而不至於毀天下之名節何咎之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所謂剝之无咎者盖上下四陰其内而存諸心者莫非  
傷善之謀也而已獨以向善為心不與之合黨以逞其逆其  
外而見諸事者莫非害正之行也而已獨以從正為事不與  
之連類以肆其頑盖雖不見親於小人而實不得罪於君子  
失何咎耶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四以陰剝陽而進居上體是小人之禍已迫切於君子之  
身昔雖以忠義自許也而今則頽然以陷於讒邪之謀昔雖

以名節自持也而今則靡然以被乎憮壬之害猶剝牀而及  
於人之膚其視以足以辨者盖有間矣君子遇此吾知心非  
不欲去其黨以回國家之厄也而為小人所制難免夫斥逐  
之憂志非不欲除其凶以扶社稷之危也而為小人所困難  
迹夫誅戮之慘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劫近災也

六四謂之剝牀以膚擯斥之辱已及於忠義之臣而莫能以  
自免誅戮之刑已加於孤介之士而莫可以自全此其所以  
必凶也君子惡可不謹之於始而慎之於微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世道不可一日無君子君子之存固小



人之福也。五為衆陰之長，則群類皆其所統率者。於是率其陰類，以受制於陽事權，一歸其統理，而惟紀法之是守，國政一聽其謀畫，而惟命令之是遵，真有若貫魚然而合宮人以獻寵于君者矣。占者如是，吾知君子得以行其學，而無中傷之足慮，天下得以蒙其福，而無流毒之足憂。雖小人亦得以陰受其賜，而害正之禍，於是乎可免。何不利之有。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夫剥君子者，小人之罪也。今六五率衆陰之類，以受制於陽，有如后妃之以宮人寵焉，則小人之莫能肆禍於君子者，皆其統御之力，而無黨邪害正之非。君子之不至見禍於小人者，皆其保全之功，而無助惡傷善之失。寧復有蔑貞之尤乎。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當剝之時，上九以一陽在上，則是秉道嫉邪之善類，固皆相繼以受戮矣。彼獨以孤貞立於群奸用事之朝，而小人不肆其中傷之惡，激濁揚清之吉人，固皆相續以被害矣。彼獨以孤忠立於群奸逞志之日，而小人不恣其薰噬之謀，其象如一碩大之果，人不及食，可以種而復生也。占者得此，若果君子歟，則德足以為萬民之宗，而無一不竭夫推戴之念，道足以為萬夫之望，而無一不輸夫附麗之誠，是為得其車輿之象，而猶可以利行也。抑或小人歟，則必逞其兇以悉殄乎善類，而無忠良者以為之幘幪，肆其毒以盡除乎吉人，而無正直者以為之蔭庇，猶自剝其所居之廬，而安能以獨存耶。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輿所以載物也上九取象有君子得輿者蓋陽為君子本宜居上而為小人所承載者也今既君子居上則德足以屬民之望而莫不推戴以任其驅馳澤足以結民之心而莫不附麗以順其駕馭是君子乃民所載也取象得輿不亦宜乎廬所以覆物也上九取象又有小人剥廬者蓋陰為小人本宜居下而賴君子以覆庇者也夫苟小人居上則肆其惡以殄乎善類而何所仰賴以保其身逞其奸以除乎正人而何所幘幪以安其位是小人終不可用也取象剥廬不亦宜乎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覆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伏羲於震下坤上之卦而名為復者蓋此卦五陰在上一陽

在下是向也陽為陰剥之盡而今則復生於下故名為復文王係辭以為君子之出處觀氣運之盛衰方剥之時君子之道固窮矣今卦體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值於垂亡之後正君子有為之時也占者得此吾知世道將泰而行無不通吾道將興而志無不遂必得亨矣然果何以見其亨耶蓋剛反既有可為之機而卦德震動於下坤順於上是以順而動又得善為之術也占者如是將見一君子之進而其動以順也則或宣化於外或贊化於內可以行其濟世之志而無擠陷之憂固无疾矣眾君子之進而其動以順也則或服於大僚或列於庶位可以遂其同升之願而無摧抑之患又何咎焉夫出入无疾者已之亨也朋来无咎者人之亨也此雖由於



易經言解  
人事之善而亦孰非天道循環之常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故占者若以陰陽消長之道計之則陽之剥而往者至此數窮而通理極而反向之出入固不免於或括也而今則當復其无疾之常焉向之朋來固不免於有咎也而今則當復其无咎之常焉天道有來復之期如此而君子大行之會不在是耶又以剛德方長道將大行故占者若往以建天下之大功立天下之大業則機會不隔於未成職位不阻乎未就或謀議治體則勲業貫乎古今或贊襄治化則名實加於上下何不利之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卦所以名復而辭曰亨者蓋向也剥盡為坤小人得志而君子之道否難乎其得亨矣今剛之消於剥盡於坤者至此復反則賢士復興而塞者於是乎可達善類復起而窮者於是乎可通此其所以得亨也又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何也蓋以卦德言之震德為動坤德為順動而以順行則是時勢雖我值也而施為有序不欲速以更張機會雖我遇也而舉措得宜不太甚以激變蓋萬全之道以得而小人無可乘之隙矣是以一君子之出入既可以行其濟世之志而无疾衆君子之方來亦可以遂其同升之願而无咎也苟動而不順已且不免矣况朋來乎所謂反復其道七日来復者蓋天地之間二氣相為倚伏無有常消而不息者今自姤卦一陰



易經言解 內集 三十五 楊京刊  
始生而陰息陽消至此七爻一陽來復而陽息陰消乃天運  
自然之期此君子之所以七日來復也然當復之時陽道尚  
微未可有為也而曰利有攸往者蓋一陽既生其勢必長自  
此而為臨為泰為壯為夬以至於乾則列於庶位者皆忠愛  
之賢士握乎權機者舉正直之吉人乃君子得志大行之時  
也乘是時而往則所以擴教思容保之仁而裁成輔相以左  
右乎斯民立正大光明之業而施祿及下以咸寧乎萬國者  
皆舉而措之矣往其有不利哉夫觀復之辭固可以見復為  
君子行道之會矣而要之天地之心亦於是乎見焉蓋天地  
以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不可見也至此一陽來復則無中  
含有而露夫資始之機貞下起元而肇夫資生之漸於此觀

之乃見天地生物之心自無一息之間斷也復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震動發生之雷在地勢重陰之中元氣方鼓而未盛宏聲方  
奮而尚希復之象也先王體之以為一陽來復自元而有雖  
足以見天地之心然方動而微不有以養之其何以固發生  
之本乎於是立為一定之法於冬至之日而閉道路之關焉  
夫致民聚貨先王嘗取諸噬嗑以通商矣至此則閉關而商  
旅不行焉非故為是以厲民也蓋安靜以養微陽所以為萬  
物立命者此耳省方觀民先王嘗取諸觀以巡狩矣至此則  
閉關而后不省方焉非故為是以自逸也蓋安靜以養微陽



易經言解 卷之六 三十一 張與利  
所以為天地立心者此耳。以此體復先王贊化之責，其無負哉。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初九為復之主，又在卦初，則是一念之間有不善，未嘗不知而至明，足以察其幾，知之未嘗復行而至健，足以致其決省。察克治極，其嚴無待困心衡慮而後作者也。有不遠復，无祗悔之象焉。夫過而不改，終于迷復之凶，復而不固，未免頻復之厲，求其元吉不可得也。茲惟不遠而復焉，則天理日克，自馴致于安仁之域，人欲日消，殆漸進于大道之歸，可以入聖神也。可以參天地也。其大善而吉也，何如？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初九所謂不遠之復者，以其省察之功既盡，而不欲陷其身於非禮之地，故至明足以燭其復之之幾，克治之力既周，而不欲置其身於不善之歸，故至健足以致其復之之決。否則有過而或不知，知過而或不改，惡能以得不遠之復耶？

六二休復吉。

初九不遠而復，乃可親之君子也。六二柔順中正而能下之，是屈已從善，取友輔仁，心力不勞而過無不改，天理自完其本原，憂勤弗事而失無不救，道心自全其固有，蓋復之休美者也。占者如是，則在我者有以取諸人，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德因以進而可造於日新之隆業，因以脩而可底於富有之廣，不亦吉乎？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所謂休復之吉者蓋初九不遠而復乃克已復禮之仁人也二有虛中之德而能下之或與之講習以親夫仁者之言或與之居處以景夫仁者之行則薰陶漸染功不煩而德自崇嚴憚切磋力不勞而善自集此所以復之休美而吉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所貴乎復者以其安固而不遷也今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則行非純良而不免累於私處動之極則性又輕躁而不能止其所是其立心也既還乎天理又蔽於人欲既溺於人欲又反乎天理為屢失屢復之象占者屢失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固有厲矣然幸而能復則危者以安而無從欲之凶

微者以著而有順理之裕過而能改復於無過矣何咎之有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過而不改斯其過日成而不免於有咎也三之頻復固有屢失之象矣然失而能復則人心之惟危者以安而無縱欲之非道心之惟微者以著而無悖理之愆以義揆之當无咎也豈倖免者哉

六四中行獨復

夫行墮於苟合而善成於相觀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是能心不安于流俗而毅然取仁以自輔因不失於可親而慨然有道以為歸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者也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處衆小人之中而與之俱行宜不能復善也乃不係於其類而能獨復者蓋以初九不遠而復乃有道之君子也四則與初相應而下從之仰其德之可比而比之以為依不以時俗而自阻慕其善之可親而親之以為主不以類迹而自拘此其所以能獨復也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當復之時而以中順居尊中則立心不至於或偏順則處事不至於少拂故其德行已成不待有所失而復也涵養之熟善心自渾渾乎其常存不待有所資而復也持守之堅善行自慥慥乎其篤實為敦復之象占者如是吾知天理渾全人欲盡淨反之於心則心與天合而心無所愧揆之於行

表加福利

則行與天俱而行無所拂何有內出之悔乎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之下仁四之從道皆賴人而復非自成也六五所謂敦復無悔者蓋以當復之時而得其中是其不偏不倚內焉以中德自成其心而善心為之常存固不假下仁以交脩也無過不及外焉以中德自成其行而善行為之篤實亦不待從道以相輔也中以自考此復之所以敦而无悔也歟

不克征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上六陰柔無能復之資居復終無可復之地是以昏迷於利祿之途而不知悟沉溺於卑污之所而不知反迷復之象也



占者如是吾知休復斯可以得吉而此顧怙終不悛焉實禍之所必業也豈特吉之莫獲而已乎頻復尚可以无咎而此顧過終不改焉實危之所必集也豈特咎之難免而已乎凶可知矣然其凶果何如上焉逆天之理而天不祐之必降之以災下焉拂人之情而人不助之必貽之以青災青並至其於天下之事信無一可為矣若用之以行師則終有大敗而軀命不可復存且及其國君而社稷不可復保雖至於十年之久竟不克征以雪其耻也其凶一至此迷復之可畏何如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迷復而用以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蓋人君命

將行師必有其道今迷復以行師則見小利必動而不能遵其節制之常見小害必避而不能守其法律之正此其所以身既喪敗而又禍及其君也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伏羲於震下乾上之卦名為无妄者蓋此卦自訟而變九自二来而居於初是天理常存本誠而不妄者也又為震主是道心為主又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文王係辭以為動而不妄則正矣又卦德震動而乾健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二皆正而无妄者也占者得此吾知誠有動物之機而行無不得信有發志之理而感無不通其亨大矣然又必存於心者無邪思見於事者無邪行一合乎自然之實理而無一毫私



欲之雜斯可謂之无妄而得元亨也若不能守此无妄之正  
 理而少納於邪偽焉是亦妄而已妄則拂人之性而灾自外  
 至雖有所行亦將窒焉而不孚矣逆人之情而禍自外来雖  
 有所感亦將悖焉而不化矣是有肯无利而安得元亨耶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  
 祐行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无妄文王係其辭曰元亨利貞者何所取哉  
 盖以卦變言之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則是天德之剛始雖  
 撓於外物也而今則渾然在中足以為一身之宰始雖奪於  
 外誘也而今則克乎其内是以為萬事之綱其實理之存於

心而无妄者有如此且以卦德言之震德為動而乾德為健  
 則是顯設於化裁之際者卓有定力而非外物之所能屈周  
 旋於應酬之間者確有定守而非外誘之所能移盖措此无  
 妄之實理以應事而莫非實心之所貫徹矣以卦體言之九  
 五剛中而六二應之則是交脩之道既足以相資而非牽於  
 比昵之欲不偏之德又足以相信而非涉於側媚之私盖推  
 此无妄之實理以與人而莫非實心之所流通矣卦具有動  
 而不妄之善如此皆正道也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又利於正  
 者盖以唯天之命太極以為主宰之原而所以樞紐造化者  
 莫非不貳之道於穆以為運行之序而所以根抵品彙者莫  
 非不已之精本至誠无妄而極其正者也知天命之無不正



則人當法天以從事也必矣故不徒曰元亨而又繼之以利貞者正所以順天之命也惟順天則天祐之而斯可以保其太亨矣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惟正為能通天下之志无妄之時不以正而往則所處有拂戾之憂所為有窒礙之患往無所之矣何也正者天之命也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矣如之何其可行哉此所以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知不正者之逆天而不可行則夫欲行之利者惡可不守其无妄之正理以順天之命乎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之理也先王體之以為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使物各盡

其性所以育之者我也於是對造化發育之時以茂盡夫育物之功仁吾民也則布德施惠以育之凡子孟春而優庶老仲春而存諸孤者何莫非順時之宜而使之各遂其生也愛吾物也則樽節愛養以育之凡子孟春而無殺胎虫始電而無焚山林者何莫非順時之宜而使之咸若其性也要之對時之義即天下雷行之機發育之仁即物與无妄之妙聖人所以贊化育參天地之道尚復有餘蘊哉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内為誠之主則是天德之剛獨全於我而其心之所存者皆誠復之實體天行之健不失其初而其心之所發者皆誠通之實用渾然粹然无妄之至者也占者如是而



易經詳解 內集 四十二  
往則誠能動物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  
獲君以下則可以得民事無不立而功無不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人之處世其志孰不欲往而皆利也但以有妄之心行之則  
拂人之性而欲其志之得也難矣今初九以无妄而往則實  
理無歎於已而實德自孚於人在內在外可以遂其悅親信  
友之志焉處上處下可以遂其獲君治民之志焉謂之曰吉  
不亦宜乎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有**无妄**之德者也故能因時以動而正其誼  
不謀其利順理以行而明其道不計其功固弗於方為之始

而預必其成亦弗於既為之後而遽期其效殆猶一歲之農  
始於耕而終於獲彼則不為耕於始而不望獲於終焉三歲  
之田始於菑而終於畲彼則不為菑於始而不望畲於終焉  
六二之義如此占者得之而凡其所為能如二之**无妄**則其  
往也動與時合無所處而不宜行與理俱無所施而不當不  
謀其利而利自集於誼之既正也不計其功而功自臻於道  
之既明也何往之不利乎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六二有不耕獲不菑畲之象者由其柔順中正因時以動知  
吾誼之當正而一毫謀利之念不興順理以行知吾道之當  
明而一毫計功之私不起此其所以於方為之始而不預期



其成於既為之後而不圖得其效也苟功利之心一萌惡能  
始終一無所計之若此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亦无妄者但以陰居陽處不得正是所居非其地所  
接非其人占者得此則本無取禍之端而禍每生於不測本  
無致患之釁而患每起於不虞有无妄之災焉其災維何如  
或人係牛於此行道之人牽牛以去而所居邑人返遭詰捕  
之擾也災之興於无妄者蓋如此君子亦惟自盡而已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既為行人所得則詰捕之擾必及於邑人而其迹自有所  
不可免矣此邑人所以有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既有能守之德下無應與又為當守之時故  
占者得此但當勵吾含章之節而不可冒進以求建天下之  
功堅吾斂德之操而不可妄出以求立天下之業可貞如此  
則雖不能行道於當時而亦無枉道之愆雖不能揚名於後  
世而亦無敗名之失何咎之有

象四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所謂可貞无咎者蓋言天德之剛吾心固有之實體也  
吾守之而始終不變不敢冒進以求建天下之功天行之健  
吾心固有之實用也吾守之而又暫不遷不敢妄出以求立  
天下之業此其所以得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是君臣同德上下  
一心以調國家之元氣以壽生民之命脉无妄之至者也天  
下宜無事矣設或變生不測為朝廷腹心之憂禍起不虞為  
海隅瘡痍之患是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者  
也有如人之氣體和平本無致疾之由而偶有无妄之疾焉  
占者如是文德不必改圖也安靜以鎮之感吾誠而變將自  
弭威武不必更尚也閒暇以處之孚吾信而禍將自消不治  
而自治不率而自從不化而自革猶勿用藥石而氣體悉復  
其和平也不有喜乎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所謂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者盖无妄之至而有意外之  
變則當待其自定可也若釁生不測而欲更張文教以綏之  
則治體反為之傷而災害從此以生矣患起不虞而欲振勵  
威武以征之則元氣反為之損而禍亂從此以始矣如既以  
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也其可試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陽剛非有妄也但以其居一卦之終是處窮極之地固  
守一己之信而不能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者也以是而行則  
舉動乖方措置失當以之御物而逆物之情其誰我與以之  
感人而拂人之性其誰我從必至招尤取辱而有災眚矣何  
利之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无妄之行宜无肯而反有肯者以其居卦之終處時之窮不通乎事變不達乎時宜偏執一己之信所以招尤取辱而反有災害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伏羲於乾下艮上之卦名為大畜者蓋易之大分陽為大而陰為小此卦以艮畜乾畜之大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光輝是能日新其德而為蘊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文王係辭以為畜固不可以不大而大尤不可以不正况卦之剛上尚賢而止健皆有大正之義占者值此殆必崇聖賢之正學而不惑於異端明帝王之正道而不雜於伯術則所畜得其正

矣夫所畜得正固有以立用世之具而况六五尚賢又有用世之機焉故必舍家食之微而于以就大烹之養享詔祿之榮則道可大行幼學之志已遂澤可遠被隱求之願已酬平居之所畜者殆可推之以膺奠食之典而非素食矣不亦吉乎夫所畜得正既有以裕濟險之本而况六五應天又有濟險之才焉故必展時措之畧而于以解天下之紛援天下之溺則圖回有術可以易危而置之安經理有方可以撥亂而反之正夙昔之所畜者殆可推之以成濟川之功而非犯難矣不亦利乎夫善其所畜於已而又推其所畜於人君子有體有用之學為何如哉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



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此卦所以名為大畜者何耶蓋此卦之德內乾剛健是存諸中者堅強不屈而奮發有為渾然極天德之純外艮篤實輝光是見於外者敦篤克實而光輝明著闇然有日章之美夫致養乎內所以崇德於心也而資乎外者為益弘則交脩之下德將日造於高大而罔覺致養乎外所以作德於身也而助乎內者為益密則互進之餘德將日躋於廣大而莫知此大畜之所由名也文王猶必係之以利貞者蓋此卦之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以群臣而進居師傳也此卦之體六五尊而尚之是以大君而尊禮師傳也此卦之德艮以止乾之健是止強暴之人使不得縱其惡也夫剛上必德之盛望

之隆足以師表百僚可焉否則未免尸位之耻矣尚賢必信之篤任之專足以綱紀百僚可焉否則未免虛拘之弊矣止健必道德齊禮率之有本而制之有方可焉否則無以屈其心志而凶頑肆惡矣卦具有大正之義如此則夫欲畜其德者必內焉一正之所存外焉一正之所著而後可以言日新之太德也大畜之利貞者非以此歟然是正也非徒畜德之本而推之則可以用世可以靖難者也故又曰不家食吉者非輕出也以其得君耳蓋卦之六五尊尚乎上九則是馭之重祿而推恩以待天下之英豪享之大烹而施惠以招天下之俊又乃養賢之主也值此而不家食焉則其用世也以正而日新之大德畜於窮居者可達之以成奠食之功矣否則



是隱賢也。而何以得吉哉。又曰利涉大川者非冒險也。以其得天爾。蓋卦之六五下應乎乾體。則是順天理以從事。而操縱協時措之宜。奉天道以偕行。而張弛合時中之妙。乃應天之德也。舉此而涉大川焉。則其靖難也。以正而日新之。大德畜於夙昔者。可溥之以底濟川之績矣。否則。是逆天也。而何以得利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為山所畜。大畜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德之在人。也。其自得之妙。固取足於心。而深造之功。則有資於古。故古先聖賢。凡出諸口。而為載道之言者。前言也。凡體諸身。而為載道之行者。往行也。使不從而識之。或識之而不多。則聞見

之不博。德無自而畜矣。君子則於前言而多識之。察言以觀其心。於往行而多識之。考迹以觀其用。若此者。豈欲為誇多闡靡之資哉。蓋欲由聞見之知。以凝德性之良。緣學聚之功。以大寬居之量。多識前言而古人之德音。畜之為心。德之資也。多識往行而古人之德行。畜之為實。德之蘊也。是方其識乎。言行也。莫非吾德之散見。而及其畜於一心也。實為言行之統宗。君子所以擴此心之天。而蘊畜無外者。亦猶以天之大而畜于山中矣。體畜之象。一何至哉。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當大畜之時。為六四陰柔得位者所畜。勢不能敵。不可進也。占者若往而妄進。則失隨時之義。遭斥逐之傷。必辱必



易經言解 丙集 四六  
殆而有厲也。惟止而不進，則有見幾之明，得保身之道，禍患由之而莫及。名節由之而可全，不亦利乎。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九往則有厲而利於已者，蓋初九為六四所畜，當已之時也。使不能度時而止，有災必矣。惟止而不進，則有見幾之利而莫得以施，其摧抑阻遏之術，有保身之哲而莫得以肆其竄逐誅戮之慘。此其所以利於已歟。

九二輿說輶

九二當大畜之時，亦為六五陰柔得時之人所畜，勢不可進也。以其處中，故能審出處之正，識進退之宜，坐觀世道而不赴功名於苟且，以取顛覆之虞。徐察事機而不畱富貴於倖

成以致喪敗之辱，正如輿之行也。賴乎輶輶說則止而不進矣。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九二謂之輿說腹者，以其居下之中而申德在我，故明足以見幾而無妄動之愆。介足以守道而無枉已之辱也。奚其尤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則天理純于克治之餘，上以陽居畜極，則抱負克於涵養之後。又皆陽爻，則相親之意專而相忌之隙泯矣。是以乘時而起，相與馳驅乎王事之勞，際運而興相與和鳴乎國家之盛，不有良馬逐於周行之象乎。然九三過剛有銳進之嫌，故戒占者以為得進固君子之所喜，輕進又君子



之所憂殆必其難其慎處之以艱而無急遽欲速之心以禮以義守之以正而無枉已徇人之事乃為利焉然君子之進有資於才德猶人之行有資於輿衛也又必載物之厚德保民之仁政所資以推行者日修於未用之先仁義之甲冑忠信之干櫓所資以防身者日講於未試之始而日閑輿衛焉夫利艱貞則有善進之道閑輿衛則有可進之資如是而往則志得以伸道得以顯有以遂其良馬之逐矣何不利之有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當畜之時而利有攸往者蓋初之利已為六四所畜二之說輟為六五所畜其志有未合也今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則是三固欲舍其家食之賤也而用世之志在上

九者實與之相孚三固欲展其涉川之才也而濟世之志在上九者實與之相契惟其志不謀而自合此所以得遂其良馬之逐而利有攸往也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當以艮畜乾之時而與初相應是畜初者也初雖剛暴然在卦之下而惡猶未稔猶牛之未角者於此而畜之亟與之以為善之資於以潛消夫強梁之逸志預示之以肆惡之禁於以默奪夫暴戾之邪心猶童牛而牯之以防其抵觸焉占者如是則上不勞於禁制而自有以革下之心下不傷於刑誅而自有以從上之化不為大善之吉乎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初九剛健至難畜也六四乃畜之而得元吉者何耶蓋制惡於已盛者難為功防惡於未進者易為力六四止天下之惡於微小之初則已不勞而善自行人不傷而俗自化誠有可喜也苟俟其已熾而畜之吾懼其有扞格不勝之患矣而何以得元吉乎

六五續豕之牙吉

六五當以艮畜乾之時下與二應是畜二者也二陽已進其勢難制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則有善制之道又當尊位則有能制之權故知天下之所以為惡者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有不知不可以力制也乃察其機操其要以遏絕其本源或授之以農桑之業而使之不迫於饑寒或教之以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耻之風而使之不嗜乎外誘有如制豕牙之害但續去其勢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矣占者如是雖不免疲其精神而亦不必用夫刑罰也剛戾者自化而為善良矣雖不免勞其智慮而亦不必尚夫威嚴也強暴者自止而為馴服矣不亦吉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止惡无道者則勞於用力而其惡益恣不可以言慶也今六五止二之惡而得吉焉則凶人禁服而正人由之以獲全奸類消除而善類由之以見保固人君一己之私而實天下萬民之利也不亦有慶矣乎

上九居畜之極則是暴亂已除而易紀律以違帝則者悉奉



乎一人之命奸宄已服而越心志以亂王章者悉仰夫一統之尊蓋非若五之制於已然亦非若四之防於未發矣何其通達之無礙乎故其象為何天之衢焉占者如是吾知病治者既去而天下率皆順治之衆無偏無黨之風自有以克塞乎寰區悖德者既遠而天下率皆承德之民無反無側之俗自有以覃敷乎海宇不亦亨乎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四之禁於未發者非不有預防之喜也而猶有防之之力五之制於已然者非不有遏惡之慶也而猶有遏之之勞皆不可以言道之大行也今上九畜極而通其象猶何天之衢焉則病治者悉去而禮樂政刑殆施之四達而不悖梗化者悉

除而車書文軌殆放之四海而皆準其得亨也不亦宜乎

順貞吉觀順有求口實

伏義於震下艮上之卦名為順者蓋卦體外實內虛卦德上止下動順之象也故名為順焉文王係辭以為順有養之義也人不能無所養而養不可以不正故必其所養者順乎天理而不從人心之危循乎物則而不溺人欲之私則內有益於心外有益於身而吉矣然養之正與不正果何以觀之哉蓋人之所養有二有養德者焉有養身者焉二者皆不可以不正也故自其養德之道觀之審之於念慮幾微之間察之於應酬感通之際學皆聖賢而不陷於異端行皆倫理而不流於術數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則養德無不正而吉矣



否則何益於德乎。又自其養身之術觀之。考之於富貴晏安之時。驗之於窮迫危困之際。萬鐘以義而不志於素飡簞豆。以道而不屑於噍齷。不養小以害大。不養賤以害貴。則養身無不正。而吉矣。否則何益於身乎。夫養道必得正。則吉如此。此頤之所以貴於貞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頤。而文王之辭曰：貞吉者。蓋言所養非難養。而得正為難。能養之以正。則合乎義。順乎理。而身心有補。乃得吉也。所謂觀頤者。言觀其所以養德者。必以聖賢之正道。而不為異端所雜。不為他術所移。則所以養德者得正。而吉

也。否則所養適足為德之病。爾所謂自求口實者。言觀其所養。身者必以禮義之正理。而不為饑渴所傷。不為小賤所害。則所以養身者得正。而吉也。否則所養適足為身之累耳。然頤之為道。固在于養德養身矣。然於民物無濟。未大也。極而言之。其惟天地聖人乎。彼天地位上下。而握造物之權。使不有所養物。將何賴耶。茲則動撓以鼓其機。暄潤以若其化。養其生理。而性命為之各正焉。養其生氣。而太和為之保合焉。凡囿於覆載之中者。咸取足於天地之養矣。聖人作君師。而任養民之責。使賢有未養。奚以遍于民哉。茲則隆大亨之儀。崇詔祿之典。阜財倚之。而民遂其生焉。敷教籍之。而民復其性焉。凡囿於統御之下者。咸取足于聖人之養矣。夫莫大



乎天地也。而萬物養焉。則是高明者無遺。覆博厚者無遺。載蓋充溢於宇宙。而不可以涯涘窺矣。頤道之在天地。其察上下者哉。莫大乎聖人也。養賢而萬民及焉。則是教思者有同。尊容保者有同親。蓋洋溢於中外。而有不可以疆域限矣。頤道之在聖人。其參天地者哉。頤道之大如此人。其可以小視之耶。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則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頤之象。養之義也。君子體之。以為所養。莫大於養德。而養德之事。非一端。其所先務者。孰有切於慎言語乎。蓋言語者。樞機之主。不慎則妄出。招尤而為德之累矣。故必非法不道。非禮勿言。使出諸口者。

無易誕之失。則所以養德者至矣。所養莫大於養身。而養身之事。非一端。其所先務者。孰有切於節飲食乎。蓋飲食者。軀命所關。不節則妄入。致疾而為身之害矣。故必萬鐘不居。嚙齧不屑。使入諸口者。無貪饕之失。則所以養身者至矣。夫慎言語以養德。則自言語之外。而凡有係於吾德之存亡者。皆其所必飭也。節飲食以養身。則自飲食之外。而凡有係於吾身之得失者。皆其所必謹也。非善於體頤者。其孰能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是以能守之德。而當隱處之時。本氓其富貴。利祿之心。而無所羨慕於外。如靈龜之咽息不食。以氣自養者也。今乃上應六四之陰。見其富貴之盛。遂易其清介之節。



而有希冀之心觀利祿之豐遂變其廉潔之操而有覬覦之念慕勢分而忘性分之重棄天爵以要人爵之榮有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之象凶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所執卑下而持已之大節已虧所守喪亡而立身之大閑已失不亦凶乎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是以道自重本有守而可貴也今乃不自知其貴而妄動於欲是理不足以勝私而始之以性分見重於人者卒為勢分之所奪義不足以制情而始之以天爵見慕於人者卒為人爵之所移亦奚足貴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陽剛固矣然必以上養下而後

於理不至於有拂以應相養而後於勢不至於有凶今初九固陽剛也而二則居初之上求養於初是為士而妄求於庶民卑下以自處而何以秩天下之名義污賤以自安而何以辨天下之等威為顛頤拂經之象上九亦陽剛也而二則非上之應求養於上是為士而妄求於卿相分無相投之素而適有以招摧抑之羞情無相契之真而適有以致賤辱之耻為于丘頤征凶之象夫曰拂經則乖於理而不可以得下之養矣曰征凶則阻於勢而不可以得上之養矣陰柔之弊如此君子其可不知所自立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陰柔其勢必至待養於陽剛矣而乃征則有凶者何也



易經言解 丙集 五十五 袁加福  
蓋初上固皆能養人而初乃四之正應上乃三之正應是三  
四之類而非二之類也非其類而妄於求之則情不相投此  
所以皆不得其所養而徒取凶歟

六二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陰柔則資性昏愚無自養之德不中正則制行頗僻失  
善養之道以處動極則又輕躁妄行極求養之志是窮其聲  
色臭味之欲恣其飲食宴樂之情放縱乖常荒淫無節有拂  
頤之象也占者如是則雖其所以養生者乃天理之所宜有  
人情之所不能無而出於正焉然徇利必至於忘義縱欲必  
至於傷生凶不可免也况不正乎如此則雖至於十年之久  
數窮理極時異勢殊而拂頤之道亦終於不可用也何所宜

哉

易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所以終不可用而凶之極者以其不顧禮義之大闕而  
肆其貪饕之欲不惜廉耻之大節而恣其耳目之情大悖乎  
養身之常道此所以終不可用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以柔居上是無養人之才者也幸初九陽剛得正而已  
以柔順得正應之賴其養以施于下則是為大臣者已不能  
阜財以養天下之生而資賢者之澤以宣其化已不能貞教  
以養天下之性而資賢者之才以成其功頤道固云顛矣然  
天下無不遂之生而吾阜財之責為不負天下無不復之性



而吾貞教之責為不虧何吉如之然任賢之道不可苟也使  
下之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為之用矣殆必忘其勢分屈已  
以下之而又不為說邪所間不為貨色所移下之必專如虎  
視之耽耽而不他可也求之之心不繼則賢者不得盡其能  
矣殆必資其謀猷虛已以求之而又禮義之不厭其煩咨詢  
之不厭其嘯求之必繼如虎欲之逐逐而不已可也如是則  
賢者樂行其道而代吾以養天下之生者有其人信無負於  
卑財之責矣代吾以養天下之性者有其人信無虧於貞教  
之責矣此顛頤之所以得吉也何咎之有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既顛頤矣而又得吉者蓋上之養人不必恩自己出然

後為惠也吾能用賢則代吾以養天下之生者有人而厚生  
之澤自將覃敷乎海隅代吾以養天下之性者有人而正德  
之仁自將充塞乎寰區其所施之普蓋煥然其大光矣此所  
以得吉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則無養人之才不正則失養人之道居尊位是有  
養人之責者矣夫以上養下養道之常也今居君位而不能  
沛膏澤以養人反賴上九陽剛之大臣以致其養是拂乎以  
上養下之常經矣然養賢以及民人君之正道也誠能純心  
用賢守其正而不變焉則惠不必自己出而自無一民不養  
其身忠不必自己出而自無一民不養其德吉之道也若不



度已之力而欲自用以圖兼濟之功是為涉險矣非惟不足以及物而適足以取敗吾知其不可也夫用人則吉自用則否有養人之責者可以致審於人已之間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居尊位而陰柔不正本不能養人者也今乃居貞而得吉者何哉蓋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位有養人之才者也吾則虛心降志順以從之不能制產以養人之生也則賴上九以行其遂生之政焉不能貞教以養人之性也則賴上九以敷其復性之澤焉此乃君道之正而六五居之其所以成無為之化而吉者不有由然乎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制恒產以養人之生立常教以養人之性此六五之事也而非六五之所能也實賴上九陽剛之養以養人則是天下之人有迫於饑寒者皆由上九以養其生有困於昏愚者皆由上九以養其性由頤之象也夫以一身而係天下之望位如此其高也以一已而利天下之人任如此其重也使以易心處之寧保其不至於危乎殆必乾乾憂懼而惟恐有負於勢位之高慄慄戰兢而惟恐有歉於責任之重則民生之當養者莫不有以遂其生民性之當養者莫不有以復其性何吉如之然陽剛則有能為之才在上則有得為之勢故不特天下之易養者可以養之而吉也雖或瘡痍之既甚而思以救其苦蔽錮之既深而思以振其頑則行之也有本運之也有



機難遂之生亦可以遂之而有允殖之休難復之性亦可以復之而有協和之美不亦利涉大川矣乎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夫大臣以天下被澤為慶也今上九當由頤之任能厲以處之而得吉焉則所施者溥所濟者衆天下之民生皆得所養焉而無一人失所之病天下之民性皆得所養焉而無一夫不獲之辜蓋不惟一己之幸而實天下之至幸也不亦大有福慶乎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乃亨

伏羲於巽下兌上之卦名為大過者蓋四陽居中過盛是群賢用事而傷於所恃勢已失之太偏衆正得時而恣其所為

行已至於太甚故名為大過焉文王係辭以為君子在內必在外之人足為之輔翊而後事可濟也今上下二陰才弱而不足以勝君子過盛之重任則君子之事上無所依亦因之以債敗矣有棟撓之象然此雖二陽之弱而實由四陽之盛以致之也幸其卦體剛過而中則能因時而處宜卦德內巽外悅則能隨事而順理有可行之道焉故當大過之時而率是救過之道以往則必能盛斯抑之弱斯扶之相時之所適以為因革而扶顛持危之有方順勢之所趨以為弛張而興衰舉廢之有術由是大功可立而推之無不準大業可成而動之無不化蓋利有攸往而得亨矣寧復有撓敗之患哉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



攸往乃亨天過之時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大過者蓋易之大分陽為大而陰為小今卦體四陽居中過盛是群賢用事而變革之勢未免傷於太重衆正得時而紛更之行未免失於太偏乃大者過也故名其卦為大過文王係其辭曰棟撓者蓋卦體惟初為本而以陰居初其本弱也惟上為末而以陰居上其末弱也本末皆弱則是分理於邦國者志氣委靡而不足以勝君子責成之重承宣於屏翰者智識淺陋而不足以任君子付托之艱蓋在外之人莫能為之輔翊而君子之建立於朝廷之上者亦因以敗壞矣故有棟撓之象焉夫本末既弱而棟因以撓似不能以濟時之過矣然又曰利有攸往亨者何哉蓋以卦體言

之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則是性雖偏於強毅而施為之皆當其可質雖傷於果決而舉措之感適其宜過而不過固足以立事之本矣以卦德言之內德為巽而外德為悅則是思慮精審而且處之以從容綜理深微而且出之以和緩亦過而不過又有以制事之用矣以是大過人之才而往以立天下之大業則業無不成往以興天下之大功則功無不建蓋時雖大過而終於不過矣何所往而不亨乎夫大過之亨不易得也而必由於剛中巽悅之善如此可見人當大過之時所立者非常之業所興者不世之功使非有剛中之大畧則其往也必失之躁暴而何以免夫撓亂之虞非有巽悅之大德則其往也必失之踈戾而何以杜夫撓敗之患此誠難處



之時而不可以尋常目之也大過之時其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潤木之物今澤水泛溢滅沒於木則過甚矣大過之象也君子觀象而體之於是立其大過人之行焉彼獨立而莫我輔在常情鮮有不懼者君子時乎用也則獨立於朝必思直己之道當言則言當行則行雖天下非之而不顧也魯何懼乎是達不徒達而達有大過人之為矣遯世而莫我知在常情鮮有不悶者君子時乎舍也則隱遯於世必欲求己之志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雖舉世莫知而不悔也魯何悶乎是窮不徒窮而窮有大過人之守矣要之惟不懼則有以自樂必能遯世而无悶焉惟无悶則有以自信必能獨立而不懼

焉君子體易之行其合窮達而一之者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人之濟過也不患乎才之不足而患乎心之不慎初六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不能不慎者也故其濟過也事至能揆而揆之必審不敢率意以臨天下之事物來能慮而慮之必周不敢任情以應天下之物有如物錯諸地固已安矣而又承藉以潔白之茅惟恐污壞焉占者如是吾知所立者雖非常之業而處之得宜自可以獲亨通之效所興者雖非常之功而行之盡善自可以免撓敗之虞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過於畏慎而有藉用白茅之象者盖由其以陰柔居巽



下是本之以卑順怯弱之質而加之以深潛鎮密之行主之以安靜貞固之性而濟之以詳審精察之心此所以畏而又畏慎而又慎如此之至也復何咎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當大過之時陽過若不足以有為而无所利也然九二陽過之始則剛猶未至於大過而且下比初陰是剛得柔濟二雖輕於為慮也而初則慮之必審二雖淺於為謀也而初則謀之必深從容以克其暴戾之私猶可以望事之我成也和悅以弭其决烈之禍猶可以期功之我建也取象於物有如枯稿之揚物之過時者本不望其發生矣今則生稊根於彫瘵之餘尚足以遂發生之性焉取象於人有如衰老之夫人之

過時者本不望其生育矣今則得女妻於衰替之際尚足以成生育之功焉占者如是則柔以濟剛過而不過以立非常之大事而事無不成以興不世之大功而功無不建何不利之有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有老夫女妻之象者言其陽過之始而得初之陰以相助是已方少偏於剛决也而得人之和悅者以輔之猶足相資以成天下之大事已方少傷於果斷也而得人之詳審者以助之猶足相濟以立天下之大功有如老夫得女妻尚能生育也何所不利哉

九三棟撓凶

易經

卷

六

侯廷鸞



九三居卦之中是處大臣之位棟之象也然當大過之時以剛居剛則是有奮發激昂之資無柔順冲和之德過乎剛者也以是濟時之過則行乖事理而不足以勝國家委任之重動拂人情而不足以承朝廷倚仗之殷有棟撓之象占者如是則國家之變由我以貽而難免夫危亡之禍朝廷之患由我以起而難逃夫覆敗之虞不亦凶乎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而不過輔之不至於凶也今九三當大過之時而有棟撓之凶由其以剛居剛過乎剛者也則是偏僻以自用而不可啟之以剛中之善強復以自專而不可濟之以巽悅之行故柔嘉之士遠而禍敗之迹基此其所以不能勝大過之任而

有棟撓之凶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處大臣之位而當大過之任有棟之象也以陽居陰過而不過則是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文足以經邦武足以靖難國家之安危以一身任之而有餘生民之休戚以一已係之而無忝其象如棟之隆起足以支大厦於不顛也占者如是則大業由我而立大功由我而成上焉副君之托下焉慰民之望而爵可以長守矣何吉如之然濟大事以剛為主過剛濟之以柔可也今下應初六若又求初之柔以濟之則過於委靡而不振何以承國家委任之意過於怯弱而無為何以答生民仰賴之心隆者轉而撓矣不亦可羞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所以為棟隆而得吉者以其剛柔相濟國家之重任以一身負荷之而不為柔媚所惑以取傾覆之虞社稷之重寄以一身植立之而不為柔邪所昵以致頽敗之禍此所以有棟隆之吉也否則用非其人而吾之事亦因以僨矣其何以得吉耶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則在已既失之太剛而不能資人以有為又比過極之陰則在人又失之太柔而不能輔已以有為也是濟時之過則相須之義失而何以成非常之事相濟之道乖而何以立不世之功取象於物猶枯楊之生華終無生意

也取象於人猶老婦得其士夫終無生道也占者如是吾知陰陽相比則剛不至於自用而無輔柔不至於獨立而無助固以免睽孤之咎矣然陰陽俱過則剛不足以立精明之治功柔不足以培渾厚之治體亦何以得救時之譽乎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以陽過之極比過極之陰而取象於物猶枯楊之生華者言其大剛必折無以立非常之事徒足以促傾覆之虞大柔必廢無以與不世之功徒足以速敗亡之禍亦如枯楊生華旋復稿矣何可久乎取象於人猶老婦之得其士夫者言其剛不能濟之以柔而任時之太偏何有乎救弊之績柔不能濟之以剛而任勢之太重何有乎反正之勲亦如老婦士



夫無所育矣不可醜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處過極之地乃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之時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是力不能回天命於既去而犯國家之變以盡吾之命才不足維人心於既離而死社稷之難以竭吾之心猶過於涉水而滅沒其頂焉占者如是吾知捐其身而不顧亡其家而不憂事雖凶矣然以理言之殺身乃所以成仁而孰得以揜其忠義之節舍家乃所以為國而孰得以病其忠愛之誠何咎之有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過涉而有滅頂之凶者乃其才加之不足耳然事雖不

濟而其忠愛之誠可以垂之天地而不朽身雖不免而其堅貞之氣可以質之鬼神而無疑可得而咎之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伏羲於一陽陷於二陰之卦既名之曰坎矣重之又得坎焉則上下皆坎是為重險故卦名為習坎文王係辭以為處險之道莫貴於心之能亨而亨則亨之所由出也此卦二五剛中為有孚心亨之象占者身在險中而能安義俟命實理之存諸念慮者不前倥倥苟免之私守正待時實理之見諸躬行者不為委曲遷就之計則定見生於定守之餘而利害不能為之驚貞明發於貞固之後而禍福不能為之怵身雖陷而心不可陷殆豁然其亨通也以是而行以濟險則必能熟



察乎事機而經理有道詳審乎時勢而圖維有方可以轉險為夷而有嘉尚之功矣否則一或參之以匪孚而得喪得以搖之此心蓋不勝其戚矣其何以行有尚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卦所以名為習坎者蓋坎者險也謂之習坎則是前有險而不可行後有險而不可據有重險之義也卦辭所謂有孚者何也蓋坎象為水水之為物也率其流下之性而足於此者通乎彼何有乎泛濫之時循其流濕之常而積於近者通乎遠何有乎潰溢之勢由溝澮而距川見其流於川也未見

其盈於溝澮也由江河而距海見其流於海也未見其盈於江河也夫水之流者水之行也水之不盈者水之信也使不盈者有時而盈焉則水有時而失其信矣然而水之流也雖浩乎其不可窮而語其漸進之機則固恒久而不變雖淵乎其不可測而語其時出之序則固貞一而不遷前乎千萬世之既往水之由地中行者固此不盈也後乎千萬世之將來水之由地中行者亦此不盈也水之行險而不失其信也蓋如此則人之處險而容可以不信乎此辭之所以必係以有孚也又曰維心亨者何哉蓋人之處險而不能亨者以其理不足以勝私也今卦體二五有剛中之德則天性不屈於物欲而安乎義命之正所值之變故自莫能為之驚道心不戕



於客感而氓夫僥倖之私所遇之利害自莫能為之休此正  
孚之所在而實心之所由以亨也又曰行有尚者蓋以是心  
亨之道而往以濟險則必能靜觀時勢而轉移之有方難由  
此而可排矣熟察事機而幹旋之有術亂由此而可撥矣不  
亦往有功乎夫功不自獲也而實由於維心之亨心不自亨  
也而實由於剛中之德可見孚者亨之所自出而人之處險  
信不可以不孚矣又以險之道而極言之天有無形之險蕩  
蕩廣遠可覩而不可及巍巍高大可仰而不可登是天之險  
也地有有形之險山川流峙而峻阻之極其固丘陵起伏而  
界限之極其嚴是地之險也王公繼天地以御世則因天之  
無形者而制為禮法使天下尊之而不敢襲因地之有形者

而建之城池使天下安之而不敢犯由是名分昭而等威辨  
封疆正而藩衛周國可以守之而不失矣此王公之險也夫  
莫大於天地而天地以法象為險是天地不能外乎險也莫  
大於聖人而聖人以形勝為險是聖人不能外乎險也險之  
時義不亦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象為水二體皆坎則是水之流也以洊而至習坎之象也  
君子體之以為德行者得於心而見於事者也德行不常則  
其所養必不固已不可得而治矣故必緝熙以聯其間而不  
替夫優游厭飫之功縝密以防其疎而不懈夫從容涵泳之  
力居恒於仁焉由恒於義焉則所以治已者必熟而安矣教



事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教事不習則其所入必不深人不可得而治矣。故必三物之訓不忘而致丁寧反復之意。九歌之勸無已而極提撕警覺之誠。漸之以仁焉。摩之以義焉。則所以治人者必熟而安矣。夫然則已德以常而明內聖之學。於是乎成焉。民德以習而新外王之業。於是乎就焉。君子體坎之功不其大哉。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是既無能濟之才。又無可濟之勢。故不特禍亂之交集已也。且將罹於禍亂之中。而不得以自展。不特患難之相仍已也。且將困於患難之內。而不得以自許。有習坎而入於坎窞之象焉。占者如是。則禍終不可避也。

終不可逃凶何如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處險有道。斯險猶可出。而不至於凶也。今初六遇習坎而反入於坎窞者。由其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則內無定主而心不能孚。何有乎居易俟命之誠。中無定見而心不能亨。何有乎乘機邁會之智。惟其失夫處險之道。此所以益入於險而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處重險之中。則是時未有可為之機勢。未有可乘之便。在坎者有險未得自出。以成可尚之功也。然猶幸九剛而二中是能有孚。心亨者。吾知持性沉毅。足以自防。處事精詳。足



以自立雖未能使患難之我解也而維持之有術亦可以不為患難所侵雖未能使憂危之我逃也而經理之有方亦可以不為憂危所困不其求小得矣乎此可見二之未出於險非其才德之不足乃其時運之未亨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有剛中之德宜其大有所獲矣而乃謂之求小得者言其未出險中雖能不為患難所陷也而猶未超然於患難之外其視行而有尚者蓋有間矣雖能不為憂危所困也而猶未脫然於憂危之表其視往而有功者蓋不同矣是二之小得乃運之未通而非才德之不足其諸可憫而不可病者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柔既無濟險之才不中正又無濟險之德以是而履重險之間故其來而退也既不免於險往而進也亦不免於險往而險焉是前固遇乎險矣來而險焉是後又枕乎險矣往來有禍患之憂前後皆傾危之所豈非入于坎窞而其陷益深者乎占者如是吾知遇險於前而後或少安者猶可用之以來也今復有險以乘其後焉亦終必溺而已尚何有乎自全之策枕險於後而前或少寧者猶可用之以往也今復有險以當其前焉亦終必亡而已尚何有乎甦生之謀謂之曰勿用宜矣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來之坎坎而進退皆險者蓋濟險貴乎有才而三以無



才處之則委靡之資何以撥亂而反之正濟險貴乎有德而  
三以無德處之則邪僻之行何以易危而置之安此其所以  
益入於險而終无可尚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居至尊之位而六四近之是大臣之密邇乎君者也但  
在險之時則有艱阻而不得相遇者幸其剛柔相濟有上下  
相依之心故四之於五也畧其禮貌而惟竭吾一念之忠忱  
以為感格之本去其煩文而惟輸吾一念之惓誠以為啟發  
之基又且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婉轉之術寓於開陳之際  
者不直遂以觸其怒委曲之方施於告戒之間者不迫切以  
召其疑其象如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而益以瓦缶之質實而

進結自牖焉占者如是則始雖艱阻而不相遇也終必喜起  
相逢而戮力以舒時之艱臣道可以無虧矣明良相信而合  
志以解時之紛臣職可以無曠矣何咎之有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君臣之間无事則勢安勢安則心縱而其相合也難多事則  
勢危勢危則心憂而其相合也易今四之與五而能樽酒簋  
貳以相遇者盖以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臣不忍夫國家之  
多故固欲待君以效之忠矣而君亦以定國家為心不得不  
待臣以弭其變焉臣不忍夫社稷之將危固欲資君以行其  
志矣而君亦以安社稷為念不得不資臣以舒其憂焉惟其  
勢迫而相依此所以不事儀文而誠無不達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九五尚在坎中是雖未至於潰裂之甚也猶世亂國危而未定雖未至於禍敗之殷也猶主憂臣辱而未安有如坎之不盈焉然以其陽剛中正則有能濟之德居乎尊位則有可濟之權而時亦將出又有將濟之機矣故終必能撥其危亂以置之輯寧之域而乾坤可以再造舒其憂辱以措之暇豫之天而人紀可以重修如坎之必至於平也占者如是則難無不靖而有以建可尚之功視夫入於坎窞而取凶者蓋大不侔矣變無不弭而有以遂大得之願視夫入於坎窞而勿用者誠大有間矣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人君之德莫大於中而德施之普斯可以言大也九五辭曰坎不盈則是難猶未解而德教之施未能覃敷於不匱險尚未傾而文命之布未能磅礴而無疆是有中德而未大也

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則是以委靡不振之才而當危迫將亡之地非徒陷於禍亂而已也其陷益固而終莫得以自逃非徒困於患難而已也其困益深而終莫得以自免擬諸其象猶人既係之以徽纏而又寘之於叢棘雖至於三歲之久亦不得解脫焉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處險而不失其道斯險終可出也今上六以陰柔之才居重



險之極則持性有歎於沉毅而不能孚以安乎義命處事有  
乖於精審而不能亨以察乎事機惟其失所以處險之道故  
其凶至於三歲之久而終不得免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伏羲始畫八卦得陰麗於陽之卦既名之曰離矣復以離加  
於其上則上下皆離故其名不易焉文王係辭以為人臣之  
於天下不能不比君以行其學而或比不以正不可也故必  
其所以麗乎君者陳之以帝道之隆而不逢迎以求悅責之  
以王道之盛而不阿徇以取容得正如此則明良相遇而抱  
負之養於窮居者可以悉施喜起相逢而經緯之蘊於夙昔  
者可以大展不亦亨乎然麗雖得正而或以剛勁行之則跡

有涉於凌上而未免起君之疑矣其何以得吉乎又必謙卑  
以守其人臣之常而凡所以陳善於君者不萌乎驕亢之念  
靖共以勵其人臣之節而凡所以責難於君者不拂乎和易  
之心有如畜牝牛而順焉吾知嫌隙之不作而信任惟專上  
焉可以成文明之治矣疑忌之不生而寵綏惟至下焉可以  
溥文明之化矣何吉如之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卦所以名為離者蓋陰麗乎陽有附麗之義也然離之道  
豈特一物為然哉彼稟陰陽之精以成象者有日月焉人見  
其或明於晝或明於夜以為日月之自生其明耳而不知其



機則固麗乎天也。蓋積氣之大者莫過於天，而日月特氣之清明者，故以氣而附乎氣，則懸象著明者以得天而久照。錯行代明者以順天而左旋，否則將何所附耶？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有百穀草木焉。人見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為百穀草木之自殖其性耳，而不知其本則固麗乎地也。蓋成形之大者莫過於地，而百穀草木特形之散殊者，故以形而依乎形，則實穎實粟者資地，以致其養。惟天惟喬者藉地以遂其生，否則將何所依耶？夫依形而附氣，造化固各有所麗矣。况人參天地，乃日月之所賴，以不過而品彙之所賴，以咸亨者也。豈獨無所麗乎？是故君明其德於上，而臣即有以應之。是君與臣合其明而麗乎統理之正位矣。臣明其德於下而

君又有以主之，是臣與君合其明而麗乎輔理之正位矣。由是德位俱顯而推行之，有具喜起相逢，而交修之有資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而禮樂於是乎明備。日月之昭回於天也，而天下有不共底於變之休乎？以正萬民，以正四方，而法度於是乎明章。一品彙之賁若於地也，而天下有不共歸於維新之治乎？夫知日月之有所麗，則仰觀於上，而天道備矣。知百穀草木之有所麗，則俯觀於下，而地道備矣。知君臣之有所麗，則博觀於天地之間，而人道全矣。麗之為道如此，而離之名義不亦從可知哉？夫觀離之義，固可以知離為君臣之所以成化矣。而文王又係其辭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觀之二以柔居下之中，而得其正五以柔



居上之中而該乎正則是君能虛懷以下交崇高固弗敢恃  
矣而又且建大中之極立至正之規得為純王之君焉臣能  
傾心以上應權勢固弗敢專矣而又且贊大中之猷輔至正  
之運得為純王之臣焉卦體之善如此豈非占之所由善乎  
蓋君臣之間非柔則情不足以相入非中正則道不足以相  
成今惟其中正焉則所謂利貞者在是矣由是君有以倡乎  
臣而治本端臣有以相乎君而治具舉推無不準達無不順  
亨何如哉惟其柔焉則所謂畜牝牛者在是矣由是君有以  
信乎臣而無所疑臣有以信乎君而無所懼彼此相孚始終  
相保吉何如哉合而觀之可見君麗乎正位固化成之所自  
出矣而或以不正不順行之欲其得臣以底弘化之績不可  
得也臣麗乎正位固化成之所由佐矣而或以不正不順行  
之欲其得君以懋贊化之勲不可得也則夫正順之道豈非  
君臣之所當盡哉

象曰明兩作離天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之象為日上下皆離則是大明繼作循環不息重離之象  
也大人向明以出治者而果何以法之哉蓋以吾心之德本  
與日月合其明者也自物欲蔽之則明者不繼而無以立文  
明之本矣故必日新以懋其功而所以克明乎峻德者常惺  
惺而不昧緝熙以聯其間而所以自昭乎明德者每存存而  
不忘由是本其虛靈之不昧者以妙旁燭於無疆而聰明睿  
智足以有臨也出其明覺之自然者以大疏觀於不蔽而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大人以繼明之德而照臨四方也。不猶天象以貞明之德而光照乎萬物也耶。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以剛明之德而居下。是以具有可進之才而所處非可安之地。吾知急於上行以求附乎文明之主而不能度其可行之會。切於上往以求比乎英明之君而不能相其可往之機。有履錯之象焉。此其不敬甚矣。占者能知文明之主固所當附而不可急於求附也。必鎮之以持重而弗喪其難進之操。知英明之君固所當比而不可急於求比也。必處之以從容而弗蹈夫輕進之失。敬之如此則終必得主以據其所養。而又無屈身之辱。得君以行其所學。而又無枉道之愆。何咎之有。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急於上進而履錯焉。固咎之所由生矣。然能處之以敬則所以附文明之主者必酌其可出之機而不蹈夫躁進之失。所以比英明之君者必審其可行之會而不襲夫輕進之愆。是敬乃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則是柔順之臣懿恭以植其操而內之存者莫非不偏不倚之體。謙冲以明其度而外之所履者莫非無過不及之用。上焉以中德事其君而非阿順以希君之寵也。下焉以中德治其民而非側媚以干民之譽也。有



易經言解  
黃離之象焉。占者如是則涵養有道能輔其君為建中之君而所以助文明之治者在是矣。左右有方能使其民為化中之民而所以成文明之風者在是矣。不為大善之吉乎。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所以為黃離而得元吉者以其居下之中是內之所存者不偏不倚而中之體以立外之所發者無過不及而中之用以行故以吾麗道之純而格乎君則重明之化可成焉以吾麗道之純而經乎民則繼明之治可溥焉其所以得黃離之吉者不有由然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則是為人臣者久享乎富貴之

極而有當退之機久握乎權勢之隆而有將衰之漸其象為日昃之離也。占者值此當知進退有相仍之常而居之以宴然之志盛衰有相倚之數而持之以泰然之心可也。苟或不

能安分以樂天而戚戚然惟以富貴之必替為憂不能居易以俟命而恐恐然惟以權勢之必傾為懼如人之不鼓缶以歌而為大耋之是嗟焉。吾知憂之雖深徒足以速凌替之禍而富貴必不可全懼之雖切徒足以啟傾覆之虞而權勢必不可保不亦凶乎。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謂之日昃之離則是富貴之已極而不可以久享達於進退之數者亦惟處之泰然以順乎天而已。權勢之已盈而



易經言解 卷之六 劉佩刊  
不可以久擅明於盛衰之機者亦惟處之宴然以俟乎命而已  
否則憂之雖深亦何益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當後明將繼之時是續大統者乃明知之君大臣當柔順謙恭以將順之可也而乃以剛迫之紀綱法度天子經世之大政也彼則任己意以更張而有歉於欽若之義禮樂征伐天子御世之大權也彼則率已見以變亂而有乖於奉命之忠為突如其來如之象如此則中材者尚有所不堪而况以是佐乎精明之君亦何以免覆敗之禍昏愚者尚有所不忿而况以是輔乎英明之主亦何以逃滅亡之憂不又有焚如死如棄如者乎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當明君繼世之時必忠順不失而後可以安其身也今乃恣意妄行無所顧忌而突如其來如焉則欽若之義既乖非惟有以啟明君之疑而實天下之所共忿僭逼之謀已兆非惟無以逃明君之罰而實天下之所共誅盖无所容其身於世而必至於焚死棄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是柔中之君而允已之所處皆無過不及得乎君道者也但不得其正是所遇之時多反側之變故而迫於二陽是所近之地盡強梁之奸雄正可憂之勢也占者處此必兢兢業業以自守而有所設施常若患難之我臨



而不敢肆惕厲以自持而有所舉措常若讒邪之我伺而不敢輕有如出涕沱若而憂懼之徵於色戚嗟若而憂懼之發於聲焉則思危可以圖安而變故為之自定能恐可以致福而權奸為之自消尊位於是乎長保矣不亦吉耶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所遇之時多反側之變故所近之地盡強梁之奸雄而猶可以得吉者蓋能憂懼之至則弭患之有道而變故為之自消可以常保乎元后之職遇亂之有方而奸雄為之自斂可以不失乎曆數之傳此其所以吉也否則怠忽之心一起而凶害隨之矣欲其麗王公也得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以陽居卦之終是剛德之及遠也處離之極是明德之及遠也剛則發之峻而其威自震明則審之真而其刑不濫故王者用此剛明之德而出征以救民則克捷之績自獻於整旅之餘而允率其醜類以梗吾文明之化者悉殲之而不恕蓋元亮就戮而威於是乎自震矣又且慈愛之仁兼寓於除暴之際而允順其首惡以梗吾文明之化者悉赦之而不誅蓋協從罔治而刑于是乎不濫矣夫首惡不除則未免長天下之奸醜類亦獲又未免激天下之變皆不免於有咎也惟折首而威焉以震則人知所懲而不流於姑息匪醜而刑焉不濫則人知所懷而不病於寡恩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兵凶器戰危事乃王者之所不欲用也而此乃用以出征者豈窮兵好戰哉蓋以蠻夷猾夏為國之外患寇賊奸宄為國之內憂而邦之不正恒因之矣王者以懷萬邦為心故其命方伯連帥以出征者正欲攝服蠻夷以收攘外之績而俾文明之化於是乎大同削平寇賊以建安內之功而俾精明之治於是乎大溥也否則必將以征討為諱而何樂於用之耶

新刊易經詳解卷之三終





聖